

·深切缅怀唐敖庆先生·

## 回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成立初期的唐敖庆主任

李克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北京 100085)

我是1986年11月由部队(国防科工委)转业到成立不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的,1991年之前在综合计划局任副局长,分管计划、统计、人事和办公室工作,并担任党支部书记。建委初期,内外环境困难较多,人员来自不同部门,理念不同,矛盾也较多。综合计划局的工作关系到全委的基本运作,似乎成了内外矛盾的交叉点,压力较大。担任委主任和党组书记的唐敖庆先生非常关心计划局工作,经常找我们去讨论问题,1988年还把党员组织关系转到计划局支部,以加强与计划局的联系沟通。因此在这段时间内我和唐老接触较多,深感唐老待人诚恳、谦虚,作风民主、谨慎,处事公正、无私的优良作风,又博学多识,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在和唐老的接触中我也受到许多教育,受益匪浅。

唐先生是老一辈留美学者,有很强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基金委员会成立之初,唐老就在总结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多年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16字项目评审原则,深得科学基金制的精髓。科学基金制本质上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核心思想是民主、公正、透明,把项目选择权力交给科学家群体,并建立权利制衡机制。科学基金制和16字评审原则在科技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群体给予很高评价和全力支持。但当时还是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科学基金制像是计划经济大海中的一叶孤舟,从计划经济角度看像只丑小鸭,和周围大环境难以相容。因此,不理解或反对者为数不少。有位同志很诚恳的对我说过,“面上小项目太分散,很难有显示度,要集中批大项目”,看来他不明白科技也需要播种。还有位同志说:我们在岗位上,是为党掌权,基金委把权利交给外单位的人(指科学家),要你们这些人做什么?基金委内部也有人抱怨“自己也是一级领导干部,却

一点权利没有,到下面去很没面子”。争取每年国家拨款有所增加,是基金委的头等大事,更是综合计划局的头等大事,但困难重重,不利消息接二连三,诸如南方水灾、北方干旱、重大工程开工、扶贫、普及义务教育等都可以成为削减科学基金经费的理由。当时国家财政确实紧张,但重要的原因是有的政府部门对科学基金制缺乏理解或有疑虑,认为这种拨款制度尚需观察。面对困难,唐老顶住压力,坚持16字评审原则。唐老亲自跑政府相关部门,做解释说服工作,几乎每年都利用会议、接见等机会向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汇报,争取经费增长。在唐老担任主任的5年间,我委经费每年都有所增加,虽然增长幅度不大,却是来之不易。

建委初期,国家科技经费奇缺,为了能拿到一项基金项目,不少科学家千方百计的和唐老联系,但唐老从来公事公办,决不开后门,他收到的有关项目的来信,都原封不动的转有关科学部,他不写一个字,不发表任何意见,为公正处理提供了空间。但唐老对科学家科研经费短缺非常同情,对经过正常评审程序的项目总是“心慈手软”,尽可能关照。1986年底在委务会议审批第一批基金项目时,唐先生提出,由于经费所限,当年批准项目数量不多,有少量优秀科学家的申请项目未被批准,意见比较强烈,申请人大部分是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或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学者,项目质量都很好,只是差了1票,相关科学部建议增批,为此唐老提请委务会讨论可否增批少量项目并相应增加经费。我从计划局的角度感觉不妥,因经费已分完,特别是担心封不住口,导致经费超支。唐老耐心说服我,他说:科学家的支持是科学基金制发展的基础,对他们的困难要尽力帮助,所需经费不多,既然已经超支,就再多超点也没有太大问题。讨论结果委领导们都同意增批这10来个

本文于2008年7月25日收到。

项目。后来我体会到唐老和委务会决策是正确的，虽然增加了“寅吃卯粮”的亏空，但随着经费增加可以逐步消化吸收，而当时解决一些知名学者的急需和困难，体现了基金委对科学家的关爱，同时也对立足未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发展有利。

1987年经武衡同志提议，国家科委批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奖评选工作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负责。新一届奖励委员会由武衡为主任，唐敖庆任第一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师昌绪先生任秘书长，我任办公室主任。因自然科学奖评选在高层科学家群体中引发矛盾很多，唐老一度担心卷入矛盾，会影响基金委的社会形象，曾犹豫是否接此项工作，但在委务会决定接收之后，唐老对此项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办公室制定的章程、评审程序、换届方案等重要文件，唐老要逐句推敲修改，遇有比较重要事项，唐老总带着我们向武衡主任汇报，有一次还去中南海向担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汇报。为做好奖励委员会换届工作，唐老和师昌绪先生亲自带领我们先后走访国家教委副主任朱开轩、黄辛白，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并多次向武衡主任汇报情况，使极易引发矛盾的换届工作顺利完成。在向各科学部布置评审工作时，唐老要求大家“慎之又慎”，对有争议的项目要多花时间调查，不可仓促定案，要求评审程序严格，不能粗心大意，评审结果要使科技界满意，申报人心悦诚服，尽可能不留争议问题。大约是在1988年上半年，有一项一等奖获奖人在异议期中受到强烈非议，该单位党委书记等两位领导找唐老汇报，为被异议人说情，唐老要我参加。因属敏感话题，我曾担心唐老因对情况不很熟悉而被“抓辫子”，但唐老在耐心听取了客人的介绍后，说了一席高屋建瓴的话，倡导了民主作风，维护了评审原则，指出了存在问题，给出了解决办法，热情洋溢又不失原则，使来人心悦诚服，又给我们留下充足的处理空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从1987年起在基金委完成了四次评审，全委上下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完成得很出色，受到科技界的好评。

唐老颇有传奇色彩，科技界流传着不少精彩“段子”，比如，有人说唐老博览群书，国文基础好，对中国古典文学著作研究造诣很深，曾发表红楼梦研究

文章；也听说唐老眼睛不好，上学时看不见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故从不记笔记，但考试永远是第一名等等。对此，我不了解，真假难辨。但我知道唐老眼睛高度近视，据说有2000多度，即使戴着瓶底似的眼镜，两米之外就看不清人的轮廓。但他记性却极好，听力也很好。唐老在各种会议上经常如数家珍般的说出自然科学基金的各种数字，有时精确到小数点。唐老的数字大部分出自计划局，由计划处、统计处、财务处、成果处提供基础数据，大部分由我汇总或审核而成，我在综合计划局工作期间每年都要花大量时间和数字打交道，每年出版的两本“汇编”往往占去很多时间。但我离开本本，许多数据都记不住，但唐老能记住。有时时间紧迫，头天把数据交给唐老，第二天上午唐老就能背诵如流，唐老记忆力之好，令人叫绝。唐老年龄大，视力不好，但走路、上下楼梯从不让人搀扶，步履一贯平稳有力。唐老秘书对我说过，上下楼梯时最好不和唐老说话，因为他在数楼梯数。凡经常去的地方，如基金委、国家教委、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等每层有几级楼梯唐老都能记住，所以能大步流星的上下楼而从不失足。对基金委的许多人，包括我，唐老大概并不知道长相，因为一般难有机会让唐老面对面近距离仔细观察，唐老认人是靠听说话，甚至听走路声音来辨别。有次我去唐老办公室请示工作，见房门开着，室内有人和唐老说话，我怕打搅就站在门口等着，没有说话，但唐老已从脚步声听出我来了，立即回头说“是李克健同志吧？”大家都笑了。大约是唐老80岁高龄时，决定做眼睛激光手术，校正近视，不少人劝他不要去冒险，但唐老心意已决，在青岛做了手术。一次在楼道碰到唐老，我上前问候，问唐老“看清我了吗？”唐老高兴的说“现在看清了！”我想这是唐老第一次知道我的模样。

唐敖庆先生是新中国一代科学大师，他的离去带给我们不仅是巨大的悲痛，也伴随着我们深深的怀念，唐老留下的高尚情操将永放光芒，为后来者照亮着走向未来的大道！

尊敬的唐老安息吧！

（作者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综合计划局副局长和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常务副主任）